

《彩筆情辭》與晚明文人的風月吟詠

許媛婷

本院一〇三室展覽廳現正舉辦「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展出之《彩筆情辭》是一部彙集元、明文人書寫風月記憶的詞曲集。編者張栩從仿作暢銷讀物《青樓韻語》起念，到成功形塑屬於文人風雅的詞曲作品，繼因作品暢銷，被他人仿製改造，在文人間不斷流傳。此種出版文化，隱約透露出晚明文人藉風月吟詠之書，追求個人對愛情渴望與情慾滿足的雙重需要，呈現另一種面向的生活情趣。

結合元、明文人的風月記憶

院藏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的《彩筆情辭》十二卷，是編者張栩彙集元、明文人風月散辭與青樓歌妓唱和之曲，力圖開創新局的一部詞曲作品集。張栩，字叔周，生卒年不詳，僅知為不盈道人張沖之姪，大約活動於萬曆以迄天啓年間，浙江杭州人。書中收錄元朝三十名散曲家的情愛曲辭，以馬致遠為首，包含關漢

卿、張養浩、貫雲石、張可久、喬吉、馬昂夫等大家之作；明朝則以明太祖之孫周憲王朱有燬為首，次有陳鐸、王九思、楊慎、馮惟敏、張鳳翼、梁辰魚、凌濛初等五十名散曲家的作品，合計蒐羅元、明八十名散曲家作品，包含散曲二百餘套、小令三百餘闕，然主要仍以明人曲辭居多。張栩將所蒐曲辭按男女情愛的互動階段加以分類，依次為第一階段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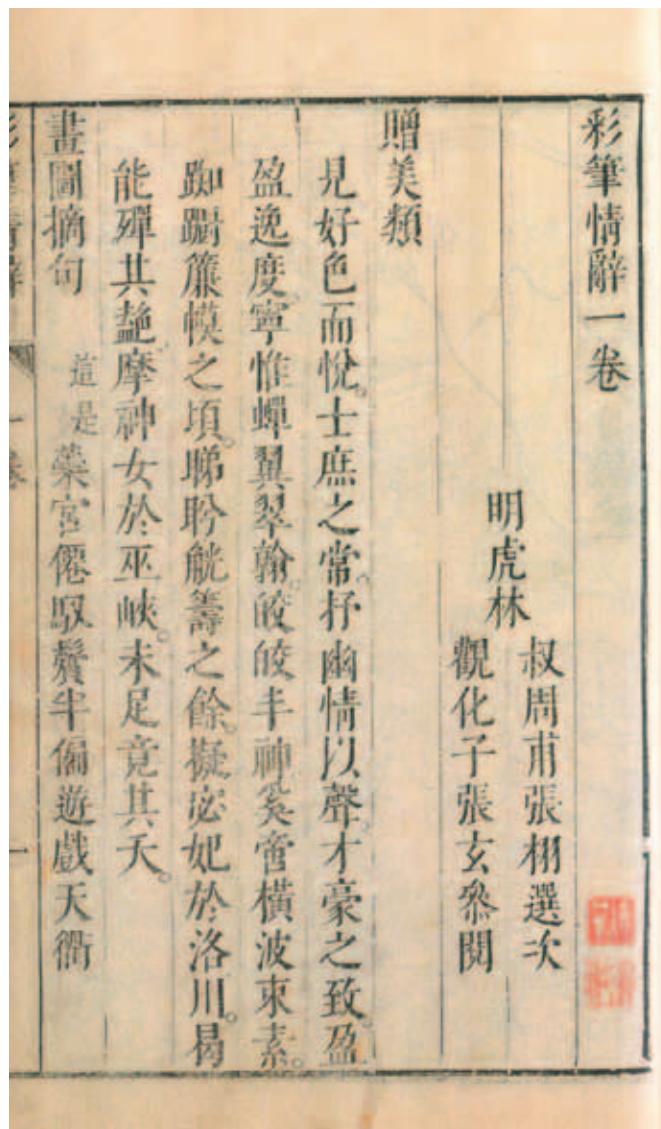
戀情深期的「贈美類、合歡類、調合類、題贈類」、第二階段聚散離合期的「間阻類、離別類」，以及第三階段縈牽牽期的「感懷類、相思類、寄酬類」；其次，根據每一類曲辭數量分別卷次，其中文人散曲作品以贈美類、感懷類及相思類最多，故分成二卷，餘則一卷。每卷前有目錄，分成南、北散曲，曲下列有辭人姓名。由於南曲起源時間在唐末宋初，盛行



圖一 《彩筆情辭》卷三合歡類「梧影過銀牀，乍回眸，驚見檀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彩筆情辭》卷五題贈類 「千竿修竹，綠朱檻，牀頭供奉瞿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彩筆情辭》十二卷 明天啓四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彩筆情辭一卷

明虎林

叔周甫張栩選次
觀化子張玄叅閱

贈美類

見好色而悅士庶之常，抒幽情以聲才豪之致。盈
盈逸度，寧惟蟬翼翠翰，皎皎丰神，奚啻橫波束素。
踟躕簾幙之頃，睇盼觥籌之餘，擬必妃於洛川，曷
能殫其詭摩神女於巫峽，未足竟其天。

畫圖摘句

這是 藥宮僊馭鬢半偏遊戲天衢

於明初，較流行於金、元時期的北曲為早，故先南曲後北曲，先散套後小令。（註一）其宮調則多取元人舊譜

編次配曲，俾使青樓諸麗得以按曲吟唱，書中曲辭並以分行小書加註，使歌、覽者不致混亂。

書中所選元人曲辭雖然不多，但深具風流浪子代表的散曲作品均囊括其中，寫出元雜劇《竇娥冤》的關漢卿便是一個經常流連市井青樓的花花

公子，從收入卷五「題贈類」《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散曲便可看出他的生活面貌：

攀出牆來朵花，折臨路枝枝柳。花攀紅蕊嫩，柳折翠條柔。浪子風流。憑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殘柳敗休。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裡眠花臥柳。

由於「出牆花」與「臨路柳」均暗指青樓娼妓，關漢卿將半生以來攀花折

彩筆情辭五卷

明虎林

叔周甫張栩選次
觀化子張玄叅閱

題贈類

題指一端雖異，贈標具美畧同，如憐其能，嘉其好而不專以色，或褒其品，頌其居，而弁及夫情，矧事之堪娛，宜般般之樂詠，芳華可挹，律呂斯諧。

畫圖摘句

千竿修竹綠朱檻，牀頭供奉瞿曇

彩筆情辭

一五卷

柳、追歡狎妓的行事，自詡為「浪子風流」。文人玩世不恭、混跡煙花柳巷的外在作風，或許是出自對政治黑暗或社會現實的蔑視，藉由勾欄妓院的放逐行為表達強烈不滿，但此種追求風月場合「花中消遣，酒內忘憂」的自由放縱與及時行樂，卻成為明代文人流連青樓的理想追求與合理藉口。

書中所錄描寫風月的明人散曲，則遠多過元人作品。以為首的明初周憲王朱有燬為例，其出身王室，又好詞曲及戲劇，曾創作不少以娼妓為主角的風月雜劇，散曲則收入《誠齋樂府》。張栩亦收朱誠齋作品，卷一贈美類有誠齋「贈美妓」的散曲《仙呂點絳脣》：

嬌豔名娃，年方二八，風流煞。所事撐達，引得人牽掛。

《鵲踏枝》：

只他那意通達，性甚誇，軟款溫柔，喜咲（笑）歡洽，全不似求食串尾，章臺街路柳牆花。

朱誠齋曲中嬌豔佳人，年僅十六，已是所事「撐達」，即指行為懂事、通曉事理，十分惹人憐愛。又視其行事通達、言語溫柔、巧笑倩兮，全然不像青樓出身的女子。雖是寥寥數語，卻淋漓盡致地將文人的風流多情表現出來。由此可知，明代文人倚紅偎翠、流連風月，上自藩邸親貴，下至騷人墨客，皆已成為一種隱約若見的生活情趣，透過淺斟低吟的詞曲唱詠，一方面抒寫胸臆情感，另一方面則是寄懷如夢風月。

仿《青樓韻語》而力求創新

《彩筆情辭》既是蒐羅元、明文人吟詠風月的散曲作品，但令人好奇的是，作者張栩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著意出版此書？據其自撰《彩筆情辭敘》透露：

往歲六觀堂刻《青樓韻語》，聲價藉藉，一時海內爭相構賞。夫非謂彼妓也，而能詩，若詩餘，若歌曲，至是哉，詳觀所載，集而妓人之情見乎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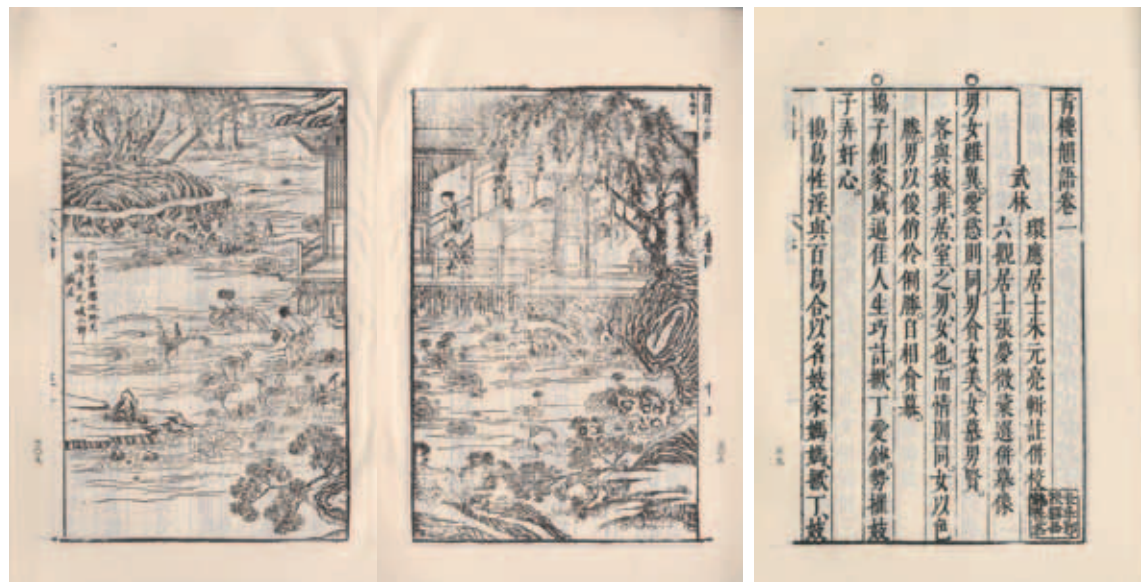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張栩之所以興起編書念頭，乃因見六觀居士張夢徵選集併摹像的《青樓韻語》出版後，一時聲名



圖五 《彩筆情辭》卷一贈美類 「道是梁宮德馭鬢半偏遊戲天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版畫右上有「古歎黃君備刻」字樣。

揚秦鏡之照，而士察之如縣（懸）鑑，以遊於世矣。」將引為借鑑的勸世功用加諸於書籍之上，沖淡了本書的爭議性，結果連張夢徵欲留名「青史」的企圖心亦隱而不見了。

張夢徵的成功案例，給予張栩莫大的鼓舞及啓發。但張栩並不想跟隨張夢徵的腳步，或僅是模仿其書中體例及刊行模式，而是在內容上力求自創新意，這是屬於張栩的文人理想及個人堅持。與前書不同的是，《彩筆情辭》所蒐皆為元、明著名文人的散辭，相較於《青樓韻語》取《嫖經》與青樓歌妓所作詞曲，其在詩文格調與文學價值水平上，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依曲辭離合悲歡加以分門別類，並於每類之下標記小序，置於卷端首葉，說明男女間情之所至，發乎聲、止乎辭的人性常理，其辭真切動人，若比對張栩序文的遣詞用字，便可推知出自其手筆無疑；而在小序之後則是「畫圖摘句」，並延聘畫師及刻工據該句意旨予以繪製版畫。根據書中凡例「圖畫俱係名筆，做古細摩辭意，數日始成一幅，後覓良工精



圖四 《青樓韻語》存四卷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 摘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書中經文上加圈點者，為取自《嫖經》內容。

大噪，海內文人爭相購賞，故而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仿效之心。

而張夢徵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出版的《青樓韻語》，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書籍，竟能造成「一時海內爭相購賞」的盛況？從內容上看來，書中不僅結合流行於市井巷間的《嫖經》與歷代青樓歌妓所作的詞曲韻語外，其詞騷雅蘊藉，情摯動人，又附以張夢徵「做龍眠（李公麟）、松雪（趙孟頫）諸家」（註二）筆法所繪淡雅清麗的版畫插圖，遂使本書兼具言情及藝術美感的雙重效果。就實用性而言，書中以《嫖經》為綱，凡經文句頭上加有圈點，以使覽者一望可知，方便閱讀；再者，另有環應居士朱元亮針對經文加以註釋或校改詞句。此種作法彷彿就是在編輯一部教導男子出入青樓的指引須知，或是用以指導男子如何攻無不克的情場教戰手冊。（註三）其刻意有別於流行里巷間《嫖經》之處，是書中添加蒐羅古今名妓創作的詩詞曲調，以及張夢徵親自揣摩詞意所繪的細緻圖像，最後交由安徽著名札村黃氏家族

刻工黃端甫、黃桂芳（即為黃應秋）、黃一彬等人合刻（註四），進而帶動徽派秀雋雅麗的版畫風潮。正因如此，本書讀者原本設定以男性文人為主，同樣可以吸引到才情女子的目光，無形中擴展了閱讀群。

然而，張夢徵用心之處，當不止是為這些「靈心絲筆，繡口香唇、吐辭成響」的古今詞妓們留下情語佳詞，若從書中不同詞妓寫給張夢徵的詞曲看來，像是卷一維揚妓〈贈張夢徵〉「廣陵風雨驟，未理合歡衾。密約傳青眼，芳期託素心」、卷二馬綬〈贈張生〉「貌弄風流，不數六郎嬌，乍時相見便相拋，好教人鎖日縈懷抱」、卷三孫娟〈攜手曲寄張夢徵〉「歡情若流水，懷意猶芳草」、卷四王觀微〈寄張夢徵六兄〉「閑櫛畫檻沉吟久，摘得蓮花憶六郎」等，便可清楚看出張夢徵正刻意為自己留下這些眾星拱月、引以自傲的風月記憶，或有意藉此名垂青史。然而，在程朱理學盛行的時代風氣下，張夢徵擔心持之出版將招惹非議，故自序中也不能免俗說道：「是編也，妓得之



圖七 《彩筆情辭》卷四調合類 「繡牀銀底，將鞋兒褪却，匆忙未掩樓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彩筆情辭》卷二贈美類 「其風美綺衣，妬月搏紈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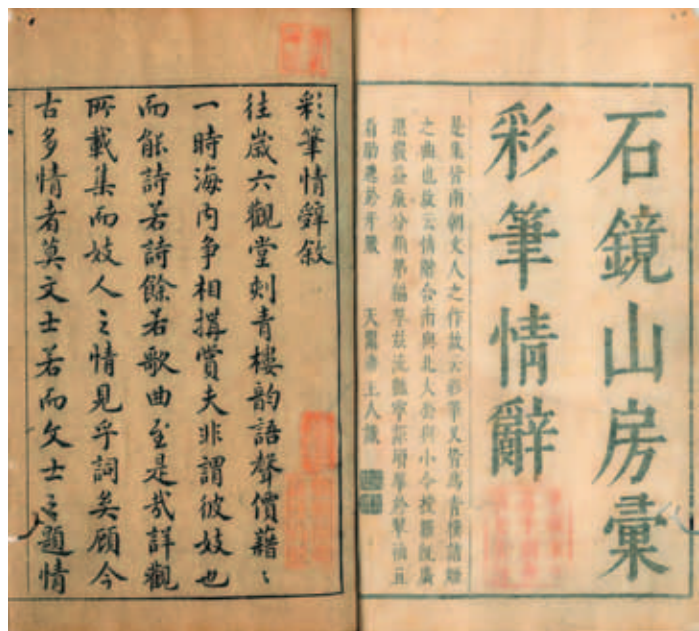
密雕鏤，神情綿逸，景物燦彰，與今時草草出相者迥別。」繪者雖屬名筆，然未經署名，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唯刻工則可從版畫上有「古歙黃君蒞刻」等字樣，知其為徽派黃氏刻工家族一份子。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出版是張栩有計畫的安排，因此每幅版畫插圖所在，必在每卷首葉之後，採跨頁連式，版畫之後便是正文，圖文編排，井然有序。此點與張夢徵隨性擇取《青樓韻語》卷中詞句，再據詞意揣摩圖像的作法，使得版畫呈現不規則穿插其中的形式，有著明顯的差異。由此可見張栩力求突破張夢徵的版畫模式，企圖創造出新的風月詞曲集。

張栩編纂《彩筆情辭》的動機，雖是出於模仿《青樓韻語》，但其試圖走自己路的用心，甚至期待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企圖心，則是昭然若見。從序文、凡例及每卷各類的小序，其措詞造句，多委婉蘊藉，用典清新不俗，對仗整齊，頗切合意旨。像是卷三「合歡類」小序云：「情好既投，效一時之魚水；姻緣若

契，期百歲之鳳鸞。或拈花醉月於暮朝，或倚玉偎香於樓館。」後有畫圖摘句「梧影過銀牀，乍回眸，驚見檀郎。」這些句子華而不豔、清麗秀逸，足見文人風流調笑之餘，仍不失雋永妙趣的文筆才情。此外，張栩在書中每卷不時穿插自己的創作詞曲，像是卷一、卷二「贈美類」〈贈王姬才哥〉、〈贈郭姬步搖〉；卷三「合歡類」〈喜諧王姬蕊珠〉等詞，亦有名留青史之志。可惜的是，張栩的一片用心，仍不敵工緻雅麗的版畫插圖來得吸引人。《彩筆情辭》共有十二幅版畫，在畫家與刻工巧思之下，構圖多以美景、佳人為主角，畫家筆下的女子或遠眺站立於天地之間，或身處亭閣之中，旁有園林或山水為伴，畫面建構或空間配置深受文人畫風影響，在細緻繁複的山水、花草及庭園之間，仍有幽寂虛曠的留白一角，其意境頗能切合期待以山水聲妓自娛的文人想望。

解開出版與仿製的版本疑雲

從出版時間先後看來，萬曆



圖十一 《石鏡山房彙彩筆情辭》存六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剗刷雖工，仍有剗改痕跡，則《情辭》或從《韻語》舊版改來，亦未可知也。然張栩序所稱六觀堂《青樓韻語》，皆選輯妓女所作，殆與《閒情女肆》相同，因別選元、明才士歌詠妓女之作，輯為是書，俾兩者並行。今任本乃與是書完全相同，豈張栩果竊其書，而因為相反之言歟？抑六觀堂所刻《韻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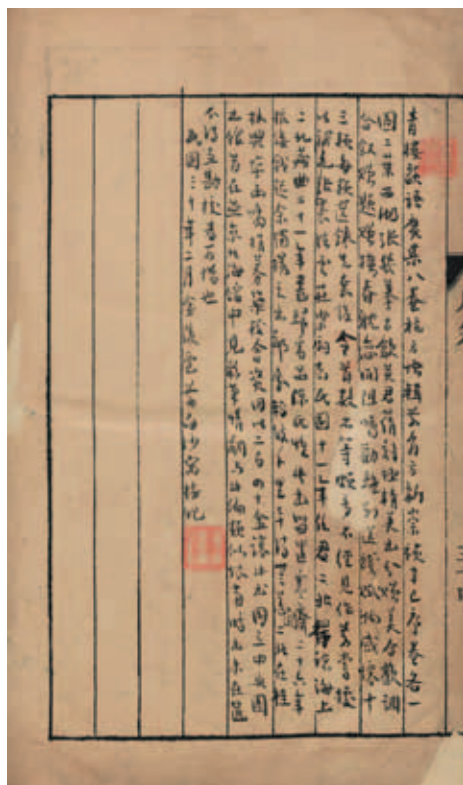
其內容果如張栩所言，而竊改《情辭》為《韻語廣集》者，不知其事，遂借用舊名，致為張冠李戴也。所幸此類書漸有發現，將來或有可以作一較為確定說之一日。又任本《韻語》僅八卷，語言歷史研究所藏《情辭》僅六卷，蓋皆非全本也。（註五）

王重民先生長年深入專研版本及目錄學，曾於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七年受邀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善本書，而這批善本後又因緣際會入藏本院。其中，他所目見《彩筆情辭》十二卷，缺卷八，該卷後以影鈔補入，即為院藏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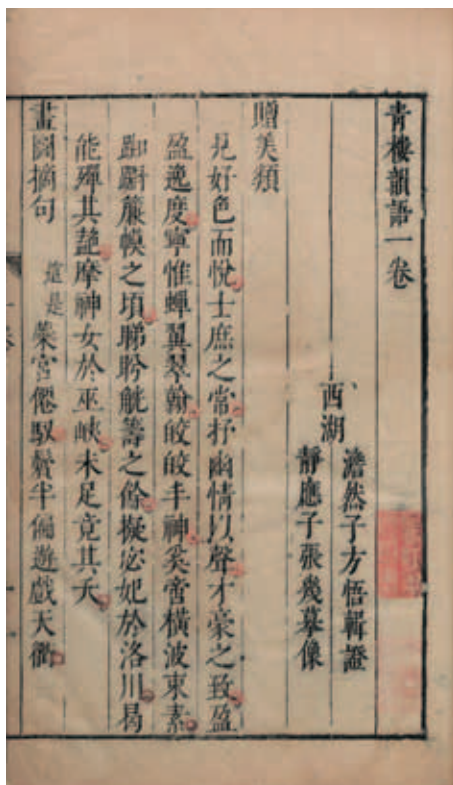
令人好奇的是，王重民先生目見結果與所提疑問，一直以來未見學者對此進行討論。然據筆者查找各書後，發現關鍵點應是他未見到張夢徵於萬曆四十四年出版的《青樓韻語》，才產生此疑問。這是由於張夢徵於自家六觀堂刊印《青樓韻語》後，不到十年之間，張栩便接著出版《彩筆情辭》，這兩部書出版後十分受到文人歡迎，很快被搶購一空。由

於利之所趨，坊間開始出現仿製本，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刊行《青樓韻語廣集》，署名「西湖/澹然子方悟輯證/靜應子張幾摹像」，便是一部刻意竊改張栩《彩筆情辭》的射利書籍。該書除了另請他人作序外，又將每卷題名從「彩筆情辭」改成「青樓韻語」，但書中內容、版書則全然相同。據卷前方新序稱：「澹然翁久集成帙，題之曰《廣青樓韻》。」顯見澹然子方悟不但假託自編，還將書名改為《廣青樓韻》，藉以混淆視聽。

臺北國家圖書館現藏有一部崇禎四年刊《青樓韻語廣集》八卷，於民國二十六年以二百四十金購自著名詞曲學家任中敏（別號二北）。書名乃根據封面題「青樓韻語廣集」而定，書末有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二月盧前的手書題記，云：「國立中央圖書館昔在燕京北海，館中見《彩筆情辭》與此編類似，恨當時書未入篋，不好互勘校，為可惜也。」此部顯然與王先生口中「任二北藏《青樓韻語廣集》八卷」為同一部書，原應有十二卷，然僅存八卷。



圖九 《青樓韻語廣集》 國家圖書館藏 書末有民國三十年盧前手書題跋。



圖八 《青樓韻語廣集》存八卷 明崇禎四年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四十四年刊本《青樓韻語》早於天啓四年刊本《彩筆情辭》，本無疑慮。然而，近代學者王重民先生在《中國善本書提要》提到此部「彩筆情辭

十二卷」時寫道：余未見《青樓韻語》，然余見馬廉批校《曲錄》，稱任二北藏《青樓韻語廣集》八卷，內容全與是書相

同。今此本缺卷八，而依《青樓韻語》影鈔全卷，殆借任本鈔補者。馬氏疑《韻語》就《情辭》改印，余細驗《情辭》書名與著者題名，



圖十 《青樓韻語廣集》卷三版畫 國家圖書館藏 圖與《彩筆情辭》相同。

廣，選叢益嚴，分類第編，萃茲流豔，寧詎增華於翠袖，且助看逸於牙籤。

視其內容，應為張栩為書坊主人撰寫宣傳廣告之辭。如此看來，現存張栩《彩筆情辭》十二卷仍是以本院所藏最為完整，亦最具研究價值。

至於王先生疑惑的「然張栩序所稱六觀堂《青樓韻語》，皆選輯妓女所作，殆與《閒情女肆》相同，因別選元、明才子歌詠妓女之作，輯為是書，俾兩者並行。」其會有此疑問，乃因《閒情女肆》比《青樓韻語》更晚刊行，是剗改《青樓韻語》雕版的改造本。院藏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刊《閒情女肆》四卷，其內容與張夢徵《青樓韻語》相同。自署柳鄉居士李萬化無意間獲得《青樓韻語》雕版，於是動手剗改挖補，將序名「韻語序」二字改成「閒情女肆序」，序中凡青樓改成女肆，元亮改成柳子，而原序有張夢徵署「萬曆丙辰春王正月在杭子題」，李萬化剗改數字成為「崇禎癸酉春王正月柳鄉子題」。凡例亦沿用張夢徵舊版，然處處可見剗

改之跡，改韻語為情語，青樓為名肆，元亮先生為花園主人，而原署「丙辰上元日六觀居士張夢徵識」則改成「癸酉上元日柳鄉居士李萬化識」，挖補之跡拙劣易見。

至於張夢徵引為自傲的十二幅版畫插圖，在李萬化纂刻《閒情女肆》之時，似有缺佚，故僅能將版畫集中置於目錄後正文前，並標以「像引」列出十幅版畫題詞，然其版畫雖同，但圖繪線條漫漶不清，明顯看出《閒情女肆》所刻版畫雕版已磨損嚴重。正文首葉卷端「閒情女肆卷一」首三行，斷版處同於萬曆間刊《青樓韻語》，而將原先署名朱元亮及張夢徵二人纂改成「花園居士輯註摹像／柳鄉主人評次校」。

以上種種，除了顯示方悟《青樓韻語廣集》仿製張栩《彩筆情辭》、李萬化《閒情女肆》改造張夢徵《青樓韻語》外，更重要的是，這些深受晚明文人喜愛的風月吟詠之書，在仿製或改造風潮的出版文化背後，也透露出文人們一方面藉由出入青樓滿足個人追求愛情渴望與情慾需求；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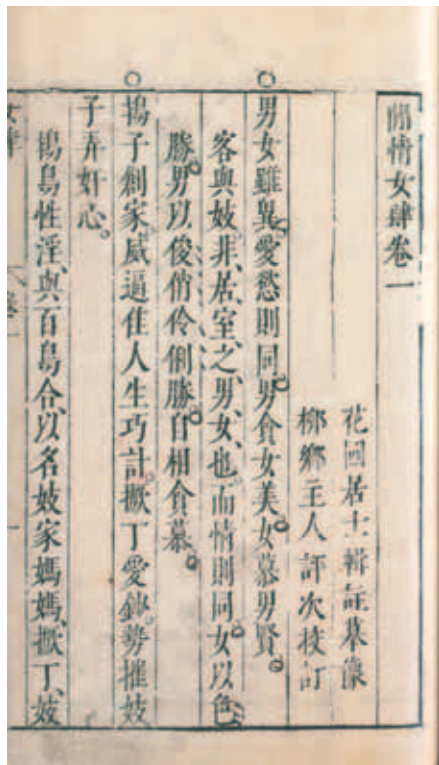
註釋

1. 散曲又稱清曲，是相對於劇曲而言，凡劇曲皆有科白，散曲則無。在散曲的結構上，可分成散套及小令二種形式。所謂散套，至少有一首以上同宮調的曲牌相聯，無論長短，全套必要叶一韻；而小令則是體製短小，最早是市井小曲，為民間流行的小調。見羅錦堂，《中國散曲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二年八月，頁二一三—二一四。
2. 見《明》張夢徵，《青樓韻語》（凡例）最末一條，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頁四。
3. 見李曉寧，《晚明風月文化：以《青樓韻語》為探討核心》第一章《緒論》，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九年六月，頁一。
4. 關於虬村黃氏刻工家族，歷來研究甚多。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上冊，頁三五七—三六四。
5. 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四，頁六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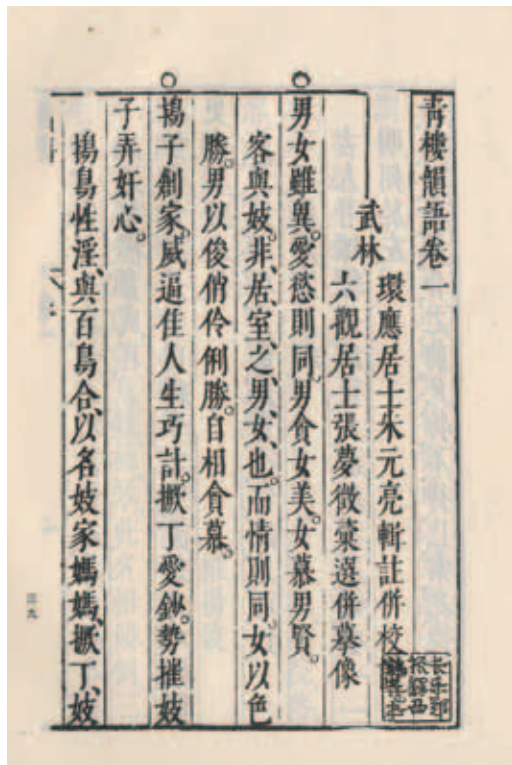
而「語言歷史研究所藏《情辭》僅六卷」則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石鏡山房彙

彩筆情辭》六卷，其書前扉葉有「石鏡山房」書坊牌記，有張栩署名「天齋齋主人」題辭，云：

是集皆兩朝文人之作，故云彩筆；又皆為青樓諸姬之曲也，故云情辭。合南與北大套與小令，搜羅既



圖十三 《閒情女肆》四卷 明崇禎六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青樓韻語》四卷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 摘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圖十四 《閒情女肆》版畫 「閒情畫橋沉吟久，摘得蓮花憶六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